

一条被误为鸟的鱼

李振南

能成为“鸟首鱼身”的怪物。屈大均的这番话，似乎在古代文人的一些诗歌里能得到佐证。唐末诗人齐己有《池上感兴》诗曰：“碧底红鳞鬣，澄边白羽翰。”宋欧阳修的《和出省》中也有“共向丹墀待临选，莫惊鳞鬣化风雷”之句，清王士禛则在《龙门阁》里写道：“鳞鬣中怒张，风雨昼晦昧。”诗人们认为，鱼的鳞鬣一张开，便能在风雨中化为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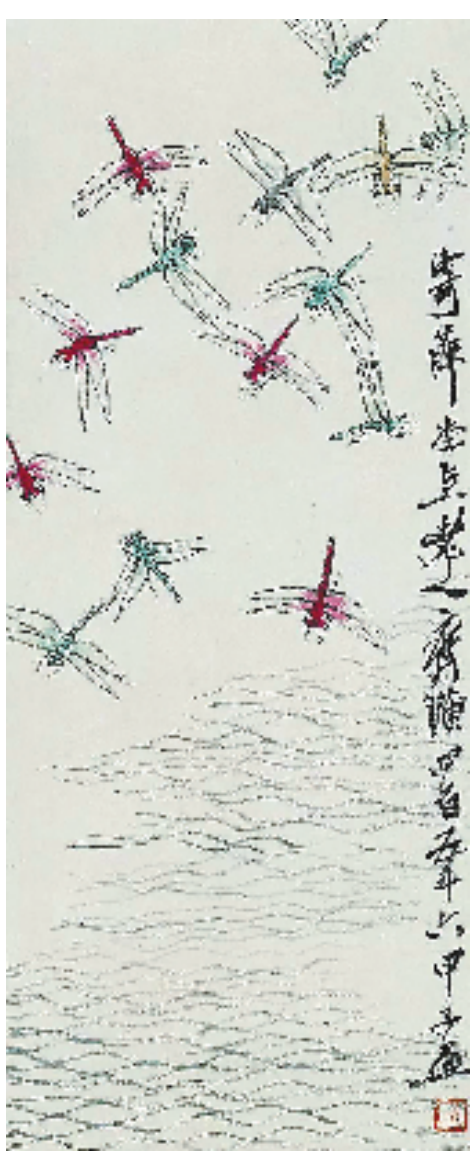
据学者考证，典籍里所说的黄雀为著名的黄胸鸥，现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，俗称“禾花雀”。以前，黄胸鸥数量极多，鸟群飞来时遮天蔽日，极为壮观。因它们正好在农历八月左右迁徙到广东，此时，人们发现海里黄鲫稀少，而海岸黄雀暴增，便认为黄鲫化为了黄雀。到了十月，黄雀离境，数量变少，而黄鲫开始慢慢增多，到农历腊月开始进入渔汛期，也就有了所谓的黄雀又化为鱼的故事。

鱼能否化为鸟，或鸟能否化为鱼，我不知道。这是一个物种进化史的问题，应由达尔文一类的人来揭开谜底。但我觉得，即便鸟由鱼进化而来，那也需要几千万年的光阴，不会一下子变成鱼，一下子又变成鸟的。不过，我见到的黄鲫，它身上的胸鳍、背鳍、腹鳍和尾鳍，倒真的像鸟羽那样轻盈、飘逸、灵动，给人一种能够飞翔的错觉。

二

细说起来，黄鲫在东海里算是一种小海鲜，其大者长也不过20厘米，最大的也没超过25厘米。但对我来说，黄鲫的味道几可与鲈鱼和鳜鱼相提并论，既然鲈鱼和鳜鱼都是我非常喜爱的鱼，那么，像黄鲫这样的海鲜，如果在菜市场见到，我自然是不遑多让的。

在江浙沿海一带，渔家世代流传着一句叫“椿芽冒，黄鲫到”的民谣。这话说是早些年，每当农历二三月份，江南大地椿椿吐芽的时候，



齐白石《水纹蜻蜓图》(局部)

展处留痕

山水是师 教人谦虚

朱国良

有些闲了，有点钱了，就想着结伴出行游玩玩水去了。特别是老年朋友，老要轻狂少要稳，在那大山大海，小村小溪，到处都有我们的好兄弟。漫游神州，遨游天下，走读社会，亲近生活，古人谓之“行万里路”，那是与“读万卷书”并列为精辟的一联的。

我守着杭州西湖过日子，有点自豪，有些得意，外地的朋友也极羡慕。我们也常常把这种幸福溢于言表：一日湖边快意游，逍遥自在胜王侯；走遍天下江湖，难敌杭州西湖。其实，天下西湖有三十六之多，虽说有的只不过是一口位于西面而命名的湖而已。但有有的地方的西湖还是有些名堂的。

就拿扬州来说，便有一口瘦西湖闻名遐迩，使得我们常常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去寻景探幽。不知你注意没有，在瘦西湖的一座亭子里，有一副对联，像是一份导游书，明明白白、坦坦荡荡地道出了妙处。“借来西湖一角堪夸其瘦；移来金山半点何惜乎小”。这对联有意思，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这处胜景的特色和特点。比起杭州西湖和镇江金山，瘦西湖自然要逊色不少。可取之处在于这名胜，善于取人之长，敢于直抒胸臆，而且还很有自知之明，能够注明出处和来头。它只夸自己的

肥美的黄鲫会从大海深处向近海游来，让捕捞渔民将它们送上我们的餐桌。

黄鲫分布广泛，我国南海、东海、黄海和渤海均有它的身影，且常年可以捕获，渔汛期极长。黄鲫在我的家乡有一个俗名叫“狗鲛”，意即它身上的刺太多了，连狗吃它时都会被哽住。这是一个非常草根性的称呼，我不知古人是怎么想出来的。而黄鲫在各地还有一大堆的俗名，什么麻口前、毛口国、黄鲈、鸡毛鲮、黄雀鱼、赤鼻、黄剪子、白赤、茫口、薄鲫、薄口、油扣、油鲫、烤鱼鱼等等，听得人一头雾水，想记住也难。

黄鲫很有意思，明明归属于鲚科，模样却一点也不像同样是鲚科的刀鱼、鲢鱼或凤尾鱼，而偏偏很像鲱科的鲱鱼和鳓鱼，甚至可以说是缩小版的鲱鱼，或是延长了的鳓鱼。

但与这些鱼所不同的是，它的背部微微隆起，粗看有点像淡水中的鲫鱼，只是身体比鲫鱼扁平、狭小而已。这也许是它名字里带有一个“鲫”字的因由吧。黄鲫身材苗条，扁薄，体表披着紧贴鱼身的薄圆鳞，吻和头部淡黄色，体背青绿色，体侧银白色，背鳍、胸鳍和尾鳍如羽毛般展开，色若橘黄，间带金黄，光泽亮丽，完全是一种美丽可人的鱼儿。

三

据我的一位渔民朋友介绍，20世纪90年代之前，乐清湾乃至东海海域黄鲫数量极多，取之容易。捕捞黄鲫需要用坛网，那时他家里有两张坛网，每张每天就能捕近百斤黄鲫。每个坛网做成长方形，长达四五十米。每年3月，先用船将坛网运到一两里远的海域，再用长长的竹竿将网口的一端撑起来固定住，网底坠上铁锭子，另一端则用麻绳扎紧。这样，整条网就像一条张着口的蛟龙一样，随着潮流在大海里摆来摆去，随时迎接送上门来的鱼虾。

艺境

白石老人喜欢画草虫，蜻蜓是其所喜欢之一。白石老人所画蜻蜓，色彩丰富，举凡红蜻蜓、黑蜻蜓、黄蜻蜓、蓝蜻蜓等，皆在其所画之列。自然界中，似乎黄蜻蜓居多，但白石老人笔下，却是红蜻蜓、黑蜻蜓，更多一些。或许，是因为这两种蜻蜓的色彩感更强一些吧。

白石老人画有一幅《荷花蜻蜓图》，所画蜻蜓，就是一只红蜻蜓。画面构图，极其简单：荷叶两片，菡萏一萼，红蜻蜓一只，如此而已。荷叶两片，所看到的，也仅仅是一片，而且还是叶片卷曲的，另一片，则在画面之外，在想象之中；菡萏一萼，含苞待放，长长的花萼，将其高高掀起，真是亭亭玉立啊；所以，才吸引了那只红蜻蜓，那只红蜻蜓，凝视着殷红的花苞，停立半空之中，姿态翩然。

画面有题跋曰“星塘老屋后人”。星塘，是指星斗塘，星斗塘是白石老人的家乡。老人在《自述》中，谈及自己所用的名号时，说：“杏子坞老民、星塘老屋后人、湘上老农，是纪念我家老所在的地方。”可见，《荷花蜻蜓图》虽然构图简单，却寄寓了白石老人的一片拳拳怀乡之情。黑蜻蜓，在自然界中比较少见，但黑蜻蜓很特别：它的体型，相较于其他色彩的蜻蜓，大而壮；它喜欢生活于河流、池塘的水草间，因为体型大而强壮，所以，它的飞行时间也比较长。你站在一条河流边，常常会看到一只

朋友还说，过去黄鲫很便宜，每斤才卖两三角钱，但由于量大，渔业队里有船的人都能在这个季节发笔小财。后来，随着拖网渔船增多，功率增大，海洋环境恶化，黄鲫的数量越来越少。现在，一张坛网每天最多能捕获百十条黄鲫，市场上黄鲫的售价也涨到每斤十几二十几元。

黄鲫入馔，做法简单，主要有清蒸、油煎和油炸三种。清蒸黄鲫与刀鱼、鲈鱼、鳓鱼如出一辙，只是它身小刺多，除了从头至尾的一根主刺外，两侧的肉肉里还潜藏着密密麻麻几乎数不过来的细刺，吃时相当麻烦。对初次品尝的人而言，若吃起来就吃，十有八九要被这些细刺卡到。但清蒸黄鲫原汁原味，肉细嫩、鲜香、甘甜，是我平常的首选。

因黄鲫鱼小刺多，所以油煎和油炸肯是最好的烹饪方法。油煎黄鲫没有什么大学问，取适量新鲜光亮的黄鲫洗净，搓入少许细盐，再加葱花、姜碎、黄酒、陈醋，浸腌个把钟头进味，沥掉多余水分。取干面粉半碗，待油锅温热后，将腌好的黄鲫两面蘸足面粉后依次入锅。由于鱼不大，且入锅时间不一，煎的时候要始终保持文火。在掌握火势的同时，要用筷子或锅铲多翻弄几遍，以防黄鲫煎糊、夹生。待两面呈现微微金黄色时，即证明出锅时间到了。揭盖持铲，将香喷喷的油煎黄鲫盛于盘中，这时看上去，诱人食欲的吃物上还“滋滋”地泛着油花呢，俯身闻闻，鲜香气息沁入肺腑。

油炸是最笨、最懒的烹饪方法。油锅一热，将洗好沥干的黄鲫撒上面粉或鸡蛋糊后，小批量依次放进去，铁爪篱抄底划拉两三个来回便可出锅。食用时，内行者往往要撒上两撮椒盐提味，大咧咧的吃客就不怎么讲究了，夹起来就往嘴里送，将鱼咬得嘎巴嘎巴响。由于黄鲫富含鱼油，炸时鱼油与花生油相互交融，于是就有了一种异于其他鱼类的独特味道。油炸黄鲫香、脆、酥，任凭怎么品咂，都是人间至味。

白石的蜻蜓

路来森

黑蜻蜓，长时间地飞行或滞空于水面、水草间。它那飞行的姿态，很容易让人想到身体强壮的体育健儿。

白石老人画有一幅《竹叶蜻蜓图》，所画蜻蜓，就是一只黑蜻蜓。

画面：瘦竹一株，竹之主干，仅仅半截，上部生生地被削去了，有着明显的斜切口，主干上，斜斜伸出竹枝三支，竹叶萧疏，墨笔画成；竹枝上部，一只黑蜻蜓翩然而立，一副若即若离的情状。若然放大，你就会发现白石老人所画的黑蜻蜓，长长的肚腹，亦是节节分明，瘦挺而硬朗，那坚实的身体充满了力量感、挺拔感。

白石老人，可真是喜欢蜻蜓啊，我们不妨再来看他的那幅《水纹蜻蜓图》。

画面底部，是荡漾的涟漪，水波微兴，涟漪分明，浩荡中蕴一份平和，波澜不惊，河清海晏，是一种对承平世界的书写；水面上空，众多的蜻蜓“济济一天”：黄蜻蜓、红蜻蜓、黑蜻蜓、蓝蜻蜓，都聚齐了。

水纹与蜻蜓相映照，辽阔极了，热闹极了，更是祥和极了。蜻蜓飞舞，它们用自己的翩翩之姿，告诉你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。

这禁不住叫人想到白石老人在《工笔草虫册题记》一诗中的两句：“莫道野虫皆俗陋，虫入藤溪是雅君。”蜻蜓，是野虫，看似“俗陋”，可一旦进入白石老人笔下的“藤溪”之中，就不仅不“俗陋”了，还风雅得不得了。

又见柳絮

因风起

刘新宇

柳絮是柳树的种子，花大实小，漫天飞舞，有如蒲公英，这是它们传播“后代”的方式。但因它如雪的洁白与轻盈，故可形成美丽的景观。

有人讨厌柳絮，觉得它纷纷扰扰，有些碍人。这实在有些冤枉它了，它只是在舞自己的生命，走自己的路，并无扰人之心，且扰人之事之物多矣，何独柳絮。

韩愈有诗：“杨花榆荚无才思，惟解漫天作雪飞。”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也借薛宝琴的口说柳絮是“只缘占得风流号，惹得纷纷口舌多”。可见，小小的单纯的柳絮能有什么坏心思呢。

古人爱柳，且杨柳不分，所以杨花和柳絮没什么区别。杨柳的花絮飞舞之时常是文人诗兴大发之日。比如晏殊的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；贾至的“柳絮飞时别洛阳，梅花发后到三湘。世情已逐浮云散，离恨空随江水长”。而前面韩愈那两句更容易让人想起清代徐骏的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”，颇有哲理意味。刘禹锡的“春尽絮花留不得，随风好去落谁家”，则让人感叹时光的无情和万物命运的客观性。

南朝的庾肩吾有一首题为《春日》的诗，里面有“桃红柳絮白，日照复随风”的句子，诗简洁紧凑、形象生动。读此不免想起另一首诗和一句逸闻。

汪曾祺有《岁朝清供》里，里面讲到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金农参加盐商聚会，席间众人联诗，是“一冬”的韵，轮到一不善此道的人，推辞不掉，顺口说了一句“柳絮飞来片片红”。众人大笑说，柳絮是白的，怎么成红的了，你是为了押韵不顾事了。此人一时语塞，面红耳赤。金农见状为之解围说：“此乃古人之句，并不错。”接着吟道：“廿四桥边廿四风，凭栏犹忆旧江东。夕阳返照桃花渡，柳絮飞来片片红。”这实则是他为救场急中生智做的。据说事后此盐商送了它二百两白银为谢。

《红楼梦》中，史湘云曾发起一次填柳絮词的活动，众人共填了五首，隐喻了各人的性格和命运。其实凡人诗人描写的对象多数是一面镜子，能照出作者的思想 and 爱情。

不管是史湘云的“莫放春光别去”，还是林黛玉的“嫁与东风春不管”，还是薛宝钗的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，对柳絮来说都无所谓，它只潇洒地自来自去，在畅享春光的同时装点着自然，为世界舞出一道美丽的风景。于人来说，它“向忧亦忧，向喜亦喜”。

爱上玉兰

海尧

爱上白玉兰是一刹那的事情。老家的窗户正对着小区的一个角落。角落有一堆乌漆麻黑的土坡，土坡上飞扬着白色的塑料袋，一丛丛蓬勃的杂草葱绿油旺。坐在窗边发呆的时候，经常被迫对着那一堆油旺的杂草作灵魂的探索。

一天来了一群工友，热火朝天地忙活了一阵，土坡夷平了，杂草清理了，还种上了一株不知名的树，砍掉枝丫的树像一座维纳斯的雕像，更像是一个高高的树墩，切口处涂了白色的石灰。整棵树丑不拉几，了无生气。捧着一杯冒着热气的白开水站在窗前眺望时，心里这样想着，那还不如生机勃勃的土坡呢，至少看着有生气。

树墩子长出柳丝状的胳膊，一条又一条，从南向北，由东向西，四面八方地长，所有的枝条又一起朝着天空的方向挺直往上。我还是照例会站在窗边站上一会儿，习惯性发会儿呆。现在目光所及有了焦点，看树墩抽条。

抽条的同时开始长叶。叶子细弱蜷曲，像个袖珍版的卷心菜，叶片慢慢舒展，叶脉逐渐清晰明朗，整棵树硬朗起来，蓬勃起来。

于是，每天闲暇之际，目之所及，皆是生机。看雀鸟在枝头叽叽喳喳，吵个不停，不知是长久分离短暂相聚的兴奋，还是春天来临群情激昂的雀跃。看风拂过树梢，叶子与叶子之间摩擦接踵，窃窃私语，恍如早朝帝王未到之前群臣交头接耳声；又如早市开张，摊贩的叫卖声，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声，夹杂着碰上街坊邻舍亲朋好友的招呼声，一树喧嚣。

我游离在这场喧嚣之外，静观一棵树的晨起暮落。

玉兰花开的时候，一朵两朵三朵，花瓣莹玉般光洁，绸缎般丝滑。玉兰开花很急、很赶，仿佛明天就是花期的尽头。头几天还是零星几朵，第二天，一树的花几乎全开了，热热闹闹地，几世同堂，同帧共影。

随之，地上出现了一大片的落花，侧着身的，平躺的，大朵的，小朵的，完全的，残缺的，花边泛黄的，甚至还有未开全的花骨朵儿，一朵朵，一瓣瓣，争先恐后地往下掉。此情此景让人想起流萤，一只只往火堆里扎。生命到最后，原来是前赴后继地奔赴终点。这是一场壮烈凄美的落英，如果刚好下了一场寒雨，花瓣上沾着雨珠，盈盈欲滴。干涸的落英沾了雨水气，好像脱皮的唇抹了蜜油，又仿佛阳光返照的鲜鲑。

落英终化春泥，留下一树苍翠的叶子。大片舒展的叶子密密匝匝，遮住了树的躯干。

在一场盛夏的台风天里，风像打家劫舍的强盗，吹着尖锐刺耳的口号，从这头席卷那头，又急速地掉头，从那头来到这头，任性地高空飞掠，率性地贴地飞行。

站在窗前，看着屋外地动山摇，看着狂风撕扯着玉兰，骤风一抓把过树梢，扯着枝条，猛然掀过来又掀过去，意义也是不大的。你的档案在别人心中，你的好歹在游人嘴上。明眼人一游之下，对山水人文自有定论。言过其实吹过头，才会形成讽刺呢。

“尊者有谦而更光明盛大”，这层意思在做人为人的道德修为上是颇为深刻的。其实，山水的谦虚也可教导我们，开导我们，亦可为我们之师！不论是扬州的“瘦西湖”，还是苏州的“第一水”，游客寻访于斯，到此一游，或见三月烟花，柳丝依依，桃红灼灼；或看源头活水，琴瑟淙淙，飞泉瀑瀑，同样会感到极美极雅极乐。在这风景最胜之处，我感到我觉得那还是一块“警策牌”、一份“告白书”，对世上的妄自尊大者，对一些不知天高地厚者，分明是一种十分婉转的规劝和诚恳历练的告诫。

心香一瓣

饭桌上的女儿

张炎琴

女儿上高中后，仿佛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马拉松。每当夜幕降临，那盏孤独的台灯下，她依旧笔耕不辍；而黎明的第一缕阳光，又会在她早起背单词的身影中轻轻洒下。

看着她每天如此忙碌，我平时与女儿交流开始变少。我想只有利用吃晚饭的时候与女儿多交流，多沟通。

晚餐时，女儿跟我们聊得最多的是学校里的趣事，比如：体育课，谁跑得最快？羽毛球课她打球好，哪些同学跟她组队？摄影作业这周拍什么？她在班里有了哪几个好朋友？当然有的时候，她也有自己成长的烦恼，从世界大事到同学相处，有说不完的话也有吐不完的槽。比如：同学打小报告，同学早恋，我都会认真给予回应，在边吃边聊聊天中，帮她树立正确的三观。

那天，当一桌子的饭菜摆上桌，一脸疲惫的女儿闻着饭香瞬间从房间下楼来。“妈妈，我不想当班长了。”女儿试探的口气问我。我说：“可以的，初中三年当班长，你也辛苦，高中就顾好学习吧。”女儿说：“妈妈，你不反对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会呢，高中太忙，你选择专心学习也是可以的”。女儿听我这么说瞬间开心了，她说：“那就好，给其他人锻炼的机会，我只想当个英语课代表。”我说：“好的，你需要我找班主任沟通一下吗？还是你自己跟他他说？”“我自己跟他说吧！”女儿开心地回答道。第二天班主任打我电话说起女儿不想当班长的事情，我说孩子大了，一切由女儿作主就好。

女儿单纯，她的开心快乐时常表现在脸上，我总是察言观色，帮助她梳理心情。女儿吃饭的时候，不怎么说话，小脸也耷拉着。我就想肯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了，于是我就会说学校学生的趣事或者小时候她的趣事逗她开心。女儿被我说的趣事逗笑，心情瞬间好了。有时候，女儿考得不好，我会把我我是从差生变成优生的故事讲给女儿听，多说鼓励的话，给她加油打气。当她心情好时，她就会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我就会专注地听女儿说话，分享喜悦。女儿总说，妈妈是最了解我的人，我想孩子就像花朵，你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在她身上，相信她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的。

今天，我们一家人坐在桌前吃着晚饭，话题五花八门。从毛主席的藏书量到那首我最喜欢的诗《沁园春·雪》。话题很快又转移到《梁启超的家书》，转移到他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，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徐志摩，最后我们又沉浸在林徽因的诗里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，“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！”

给我过生日那天，女儿走了一个多小时去花店给我买花。当我在饭桌上接过那束鲜花，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表的感动。那不仅仅是因为花的美丽，更是因为女儿的那份心意和付出。